

国家大事

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李鸣生 著

20年前，
文学发现了陈景润

20年后，
学又发现了蒋新松

书馆

国家大事

—— 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800600

女子学院
图书馆



女子学院 010539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李鸣生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624-2

I. 国…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137 号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作者：李鸣生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蒋 艳

版式设计：英 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2207 工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47 千

印张：10

插页：3

印数：001-8000

版次：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24-2/I·1612

定价：1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鸣生 著

作家出版社



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

—— 蒋新松



蒋新松生前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蒋新松生前常骑的自行车

科学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和反叛者~~，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重要的还是这个世界科学文化与人类精神的铸造者和体现者。而且，基于他们对知识价值和人类福祉所具有的天才的判断力，他们必须具有对民族、对人类乃至对整个地球生命存在的高尚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道德水准。为此，科学家应拥有一种特殊的优秀品质和高贵的牺牲精神，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前意识和博大胸怀，一种横扫世界林林总总、洞穿未来千年岁月的犀利目光。而这种品质、精神、意识、胸怀和目光的形成，关涉到科学家所具有的道德修养和对探索这个世界的真谛而存于内心的永恒的焦虑以及真正的追求动机。于是我们说，科学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沉重的一个角色，科学家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人生。



李鸣生，1956年生，四川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供职于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著有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花太阳》和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天路迢迢》、《挺进太空》、《中国863》、《国家大事》，以及作品集《飞天梦》和电视片若干。《走出地球村》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飞向太空港》获90-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澳星风险发射》获92-9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当代》优秀作品奖、《中华文学选刊》奖；《天路迢迢》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863》获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新作一等奖，电视剧《长征号今夜起飞》获第12届“飞天奖”荣誉奖。文学成就和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

科学家是这个世界最
沉重的一个角色，一生都
将在寂寞和枯燥中度过，
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
所理解。

李鸣生是蒋新松生前
最后一个采访者，他真实
记述了蒋新松富有警示作
用的一生，写出一代知识
分子的情感与命运。

目 录

开 场 白	文学与科学的生死情缘	1
第 一 段	国，国家的国	19
第 二 段	想自杀，不敢	30
第 三 段	右派，什么是右派？	39
第 四 段	科学到底姓什么？	48
第 五 段	躲进猪圈，偷听国事	55
第 六 段	摘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	61
第 七 段	10 年鞍钢，10 年尴尬	69
第 八 段	“共产党真有好官！”	87
第 九 段	活着，就得像个人样！	97
第 十 段	谁是中国机器人之父？	109
第十一 段	去日本，考察机器人	123

目 录

第十二段	知识+权力+党票，等于什么？	135
第十三段	超越平常，搞出水下机器人	152
第十四段	哪个男人，离得开女人？	163
第十五段	妻子、日子和“海人一号”	177
第十六段	着眼未来，创建机器人示范工程	190
第十七段	离经叛道，为了另一个梦想	206
第十八段	进军海洋，开辟人类新福祉	223
第十九段	追求功名，但不追逐功利	245
第二十段	科学家，一个沉重的角色	263
参 考 段	关于蒋新松的另一种阅读	284
附 录	答编者问	305

开 场 白

文学与科学的生死情缘

都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缘分。我与蒋新松的相识，或许便是一种缘分，一种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说来惭愧，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过去对蒋新松一无所知，甚至，我连蒋新松三个字都从未听说过。蒋新松早在1931年9月便来到了这个世上，可我在66年之后的1997年1月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唱歌的蒋大为和死后才出名的蒋筑英外，居然还有一个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战略科学家”——也被有的人称之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蒋新松！

当时，我正为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做准备。有一天，我在采访中听人很随便地给我提起一个叫蒋新松的人。说实话，我听后并无什么反应，更不可能引起什么重视，只是出于礼节，很顺便地问了一句：

“蒋新松是干什么的？”

对方一边拨着电话，一边淡淡地回答说：

“搞机器人的。”

我愣了一下，又问了一句：

“有什么特点吗？”

答：“当过20年的右派。”

不知什么原因，就这短短的两句话——尤其是后一句话，我对蒋新松便一下有了几分激动。其想法是：搞机器人的专家很有职业特点，且人数少，鲜为人知。此外，20年的右派经历，不可能没有文学魅力。于是，我当即做出判断：蒋新松是个人物！应该是我追踪的重点目标。然而，大忙人的蒋新松行踪不定，一时间谁也说不清他到底身在何处，人在何方？

我很快想法找到了蒋新松的电话，而后北京—沈阳，沈阳—北京，广州—成都，南京—天津，满世界找他。但始终杳无音信，无缘相见，直到1997年2月27日上午10点，我终于才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二楼会议室第一次目睹到了蒋新松的尊容。

那天，国家科委在皇苑大酒店召开关于“863计划”的一个高层专家会议，事前我从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蒙建东女士那里获得信息：中国高科技领域中一批最权威的科学家将出席此次会议，像水稻专家袁隆平、自动化专家吴澄、通信专家邬江兴、计算机专家李国杰等均要亲临会场，而作为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自然也会登台亮相。于是我于27日上午8点30分驱车赶到皇苑大酒店，并住了下来，打算在此与蒋新松首次“接头”。

9时正，会议开始了，生物、信息、航天、激光、自动化、材料、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数十名专家纷纷落座，济济一堂。我坐在人群中间，拿出我事先拟定好的采访“黑名单”，首先与蒋新松对号。然而，科技界不像政界，一眼就能看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谁的职务高谁的职务低，他们开会时，不按职位高低分前后，不依名望大小排座次，除了会议主持者和发言人坐于台上外，其余专家全都很随意地坐在下面，既不显山露水，也不装模作样，更不摆什么臭架子，而个个平平常常，实实在在，完全是一副真正的人的模样。因此，我很难分辨出谁是大科学家，谁是小科学家，谁是有名的专家，谁是无名的

专家，更不可能从人群中把蒋新松一眼就挑出来。我只好悄悄向身旁的人打听：谁是蒋新松？旁人伸手一指，我抬眼看去，这才恍然记起，就在几分钟前，我在过道上其实已经和蒋新松见过一面了，只是由于他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以及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实在过于普通过于平常，致使尽管一向并不以貌取人的我还是一不小心便将他忽略掉了。

此时此刻，蒋新松就坐在我前三排的一个位置上，正认真听取着别的专家的发言。一看便知，他绝不是我们在电视上或者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混“官饭”吃的“会客”，而是一个真正的与会者。他虽然没用笔作什么记录，却很容易看出，他已经完全“入会”了，并始终用脑子在记、在问、在想。

会议休息时，专家们大都散聚在二楼的阳台上，或彼此轻松地寒暄几句，或相互随便探讨着什么问题。蒋新松也在其间，却不见有大声的发言，而始终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经人引荐，我与蒋新松见面，他态度不冷不热，我也不卑不亢，只是在我们的手握住的一瞬间，彼此都用一双真正的男人的眼光，认真审视了对方一眼。

蒋新松大约1.76米的个子，头发稀疏，身体微胖，有点“将军肚”，还有点驼背（后来他对我说，这是他当了20年右派留下的纪念）。他尽管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但看上去还是不像那种做学问的大科学家。他的言谈举止，很是平常——平常得让你很难把他与他所干的一系列国家大事联系到一起；他的衣着打扮，也很朴实——朴实得让你看不出与一般的工人师傅有什么两样。因此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朴素，很实在，就像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位工人老大哥。但他眼神中不经意间释放出来的那分清高与傲气，还是被我一眼就捕捉到了，让你不可能把他和一般的“工人老大哥”混同起来。

当天中午，我和数十名科学家共进午餐。进餐厅时，我暗中“跟踪”着蒋新松，见他落座后，便自然地坐在了他旁边的

位置上。多年来，我涉猎于官场、商场、文场（文艺界）、记场（新闻界）、电场（电视界），在这些场合相聚吃饭时，或相互敬酒，或彼此神侃，总是难免烟熏火燎，热热闹闹。但与科学家们一起吃饭，情景则完全不同，他们从来就不会大吃大喝，也没有钱大吃大喝，他们的饮食标准一般都很低，即使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餐桌上的内容也简单得如同自己家里一样（实话说，还不及我家的饭菜可口；我在宾馆吃“官饭”，还从来没有吃到过如此普通的饭菜），仿佛他们从来就没把吃饭当回事。而且，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更不大声喧哗，甚至在端碗举筷、吃饭夹菜等一系列微小的动作中，也表现出一种极为有序的温馨与宁静——如同一群老蚕，在默默吞吃着一树桑叶。仿佛吃饭，也是一道严谨的工作程序，一个随便不得的研究课题，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便可领略到科学家们生活中另一道饶有意味的风景。

在与蒋新松同桌吃饭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入桌就餐时，在有许多空座位的情况下，却偏偏挑选了一个紧靠右边的位置（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坐右边？他说，也许是当了20年的右派，习惯了吧）；二是他吃饭的速度很慢，脑子里好像总在想着什么事情，甚至在他每次伸出筷子去夹菜和夹上菜后慢慢往嘴里送的那一小段过程中，脑子里也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因此，吃饭对他来说，形同虚设，成了一种很不情愿又不得不对付的形式，甚至说是一种负担。望着他那副忧深思远、完全没有肠胃蠕动快感的样子，我隐隐替他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沉重。

“蒋老师，我准备写一部反映中国高科技知识分子的书，书名暂定为《中国863》，想和你谈谈。”我终于开了口。

他继续吃饭，继续想事，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片刻，他才抬起头来，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慢腾腾地吐出几个字来：“我有什么好谈的？”

这话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自己，还有点像是在问这个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世界，语气如同刚从窗外吹来的凉风，冷冷的，硬硬的，让人觉着有点看破红尘、不近人情的味道；但又让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话绝对没有一点虚假。

我凭直觉判断：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内心独特世界的人物，而这个内心世界往往只属于他自己，外人是轻易进不去的。于是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急，并很快把刚刚提起的话题引向一边，对他故意采取了一种“冷淡”的态度。我知道，对付这样的科学家，不能操之过急；你越急，他越会觉得你有功利的东西，而科学家们是最讨厌功利这东西的。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并没有急于对蒋新松进行采访，而只是暗中对 him 进行观察，尤其注意听他每次在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的确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在观念的新颖与思维的逆向运用上。比如，有人说某个项目准备如何如何做，他则会讲哪些哪些不能干……由于他的一些观点总是独树一帜，颇有新意，所以常常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久久受用的启发。

从皇苑大酒店回来后，我便开始与蒋新松进行实质性的联系。可我一连给他在清华大学的“家”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直到10天后的一个晚上，当我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时，话筒那边才终于传来了他气喘吁吁的声音：“喂，我……我是蒋新松！”我说，我是李鸣生，还记得吗？他说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到外地几个工厂考察去了，刚进家门，手上的电脑还没放好呢！我说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很想和你聊聊——注意，我有意避开了“采访”这个字眼，目的是想尽量淡化我要采访他的意图。而他的态度也很科学：既不谢绝，也不应诺；既没多少热情，也不失去礼节，最后是有些犹豫不定地放下了话筒。

为了能尽快采访上蒋新松，我当机立断，第二天便专门住进了清华大学。蒋新松的家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由于他是清

8000360

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加之他是“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工作常在北京，所以在国家科委的协调下，清华大学出于对他的照顾，借了一套两居室房子给他住。我一住进清华大学便与他联系，但他的安排实在太满，让我一时很难进入他早已设定好的工作程序，直到1997年3月14日上午，他才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同意晚上7点30分在他“家”与我见面。

晚7点30分，我准时敲响了蒋新松的“家”门。他刚一开门，我便注意到，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我想，他大概是以时间来判断我是不是一个有信誉的人。他为我沏茶倒水间，我注意到，他的这个“家”完全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或者说是形式大于内容，“家”里除了两张极其简陋的沙发、一部放在写字台上的便携式电脑、一个自做的书架（后来我听说，书架是他自己设计的）、以及一个早已过时的普通水壶外，剩下的便是清苦、孤寂和一片空空如也了。但在他这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家”里，却能让你嗅到一股纯正、清新的书卷气息，给你一种“宁静致远”的感觉；尤其是写字台上那部正在高速运行的便携式电脑，如同一座智慧的金山，让你一下便能感受到知识的富有和精神的张狂，使你很自然地便会对房间的主人肃然起敬。

我开诚布公，说出打算写写他的意图。他听后笑了笑，还是不冷不热，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什么好写的？”

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上我猜测，他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他发自内心不愿被外界宣传；二是他对我的写作动机和能力表示怀疑。于是我急忙说道：“我并不是想把你作为什么典型来宣传，而只想请你从一个普通人、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和我随便聊聊。如果可能，把你的经历写出来，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份参考，或者说一点教训。再说，写你，也不单是为你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整个科技事业。”